

Hunduan Xiangcheng

紫竹林 著

断香城

上海三联书店

魂

紫竹林 著

断
香
城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断香城/紫竹林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9

ISBN 7-5426-2381-8

I. 魂… II. 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498 号

魂断香城

著 者/ 紫竹林

特约编辑/ 马 正

责任编辑/ 沈 鹰

封面设计/ 鲁继德

责任制作/ 林信忠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 — mail: shsanlian @ 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5

印 数/ 1—4000

ISBN7-5426-2381-8

I · 293 定价: 29.00 元



作者与夫人朱莺在丽水灵山寺（1995年元月）

可怜的伤害的名字！

我的胸膛将是一张供你养息的眠床。

—— 莎士比亚

内容简介

有妇之夫冯强与妙龄少女诸葛洛娃一见钟情，坠入爱河，致使一个原来由父母媒人包办的婚姻终于破裂离异。于是，一幕幕白色和红色的摩挲和唱、男人和女人的血脉膨胀、双翅亮出炽热的骚动、生命之源雄浑激荡的故事随即一幕幕展开……

全书以冯强和诸葛洛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一对“生死情人”风流倜傥、浪漫多情、生离死别的婚外遇，揭示了现代爱情已变得更丰富多彩，包容量更大了。对某个人深沉的爱，将这个人作为感情的唯一对象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的生活真谛以及现代性爱回归自然、和谐奔放的天然情怀，活灵活现地反映了现代女性对择偶、婚姻、家庭、工作的真切渴望和美丽的梦想，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冯强刚正不阿、坦荡豁达、幽默风趣的迷人性格。

自序

这是我的处女作，时隔一七年重新读它仍然，
读得致泪涟涟，因为书中的故事是我自己所经历的，
许多情节都是流着泪写下的。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它
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之上又运用了文学描述的虚构手法，
演绎了人物的许多幻觉和幻想，勾勒出了高于生活的
艺术形象。读它仍然是小说而非真实的故事。

丽水是浙江省境内的一座美丽城市，俗称中国的
“绿谷”，高温时仅15℃多，绵延峻秀的括苍山，
清冽甘甜的段江孕育了一方智者，像明代朱元璋
皇帝的一代宗师刘伯温先生就出生在这里。先人的智
慧，故土的灵气，生活的苦难，磨砺了我不甘寂寞，
勇于叛逆，质朴平实的外性格。

人生有许多巧遇，而一个风雅、刻骨铭心的男人
和四个秀美、聪慧、痴情的女人的故事，更让人感
动。请葛洪娃的化城仙国、传统文苑，张先生的

超然脱俗、古典高雅，落落的智慧豁达、平和热情，钱锺书的自由奔放、流行清新，无不演绎了男女之间种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以及现实中悲欢离合苦痛的挣扎……欲望、良知、激情、责任，种种情感的纠葛再现了当代青年追求生活真谛以及现代性爱回归自然、和谐奔放的天然情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常总是粗野的把精美的占有？邪恶的男人又玷污着纯洁的女人？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而妙趣横生的性爱问题是社会进步和文明所遇到的棘手问题。习俗不善于直说，伪善不善于表达。禁欲主义是要变态的。想说就说，想唱就唱，想舞就舞，想爱就爱正成为一种新的恋爱、婚姻、家庭趋势。如果你不是一个死搬硬套或者吹毛求疵的人，你一定会对我的这些观点大加赞赏。

这个寻常的甚至有些卑微的故事，仿佛在梦中叙述着人间的万般情爱，虽有许多缺憾，却让我从中得到了更多的人生感悟，正如现实中的许多事物

因为有着某种缺憾而绽放出独特的美感，而这样的美感仅少数人可以共享多数人却无缘。事实上，我倒更多的是在布满缺憾的现实中追寻着梦想，而在梦想中永无止境地攀附着精神的巅峰。

平凡的人生和奇异的色彩的故事，读起来曾引燃你内心的灵感之火……或许是一页初遇的邂逅，一次情人节的问候短信，一套珍藏大学生的字画，一只无法飞翔的鸽子，或许仅仅是一个恍惚的早已沉入水底的橘的梦，甚至是一尾跳出水面的鱼儿……都在时光里留下散发着淡红长卷的涟漪，仿佛书中漫散着的爱的思绪，爱的果实以及那淡淡相宜的爱的风情与生趣……而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命的际生不同便生出种种焦虑、失望、惶恐、灾祸以及十分离奇的命运。

忽然就想到了里尔克的那句“跳舞了舞吧……让舞者射出在故去的空气中成熟的文艺”的诗句，那种历经风雨后仍然忠实于土地的舞蹈情思和悲剧氛围。而现实还是现实，它与梦幻之隔仍有一大段

读者，仍然需要社会的理解、关心和扶持。

往事如歌，正如曹策所言，诗人因痛苦而歌之。而我国苦痛而言，如果由于真理而受人攻击，那么，宁王受到攻击，也不能舍弃真理。

最后，愿书中才智敏捷、幽默风趣、富有感情的主人公能带给你快乐的享受。

并感谢作者，用宝贵的年华们听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

感谢作者的编辑家们用真诚的赞许和客观的批评为一个无名的小书进行了宣传。

感谢我的出版局，以他们的高效、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求实精神和坦诚开明的态度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提供了帮助。

朱士平 于上海

2006年7月9日

题记：现代爱情已变得更丰富多彩，包容量更大了；对某个人深沉的爱，将这个人作为感情的唯一对象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

到点了，该上班去。真好，这家离上班的办公室好近，满打满算三百米。也许，这在市级机关里还算得上少见。刚搬进这栋多层公寓的冯强，显得格外的新鲜、格外的朦胧、格外的憧憬。所以，人也特别地恬静、活泼、灵气。那呈现在他眼前闪闪放光上了蜡的地板，被湿湿的地拖一抹，细水珠儿聚在一起，仿佛许多撒在地上的珍珠，想捡，捡不起；想掬，掬不起。尤其是那奶黄色墙上倒映的几幅画，更添了几分喜气：东墙的翠竹，是他六岁的儿子亮亮描摹清代郑板桥先生的《墨竹》，虽然一楞楞的竹节别别扭扭，竹杆东倒西歪，可三张竹叶一串一串的，倒蛮像个样子。众多亲朋好友，每每跨进这个大厅，总被这幅画所吸引，并啧啧地议论一番：

“孺子可教矣！”
“孩子可真像您呀！”

“像吗？真的像吗？”冯强总是在心里问自己。
但儿子毕竟是儿子。
三十年前看父，三十年后看子。这话一点都不错。
得意之余，他慢悠悠地瞧起西墙的《迎春牡丹》。虽然，他大胆地用光敷色，用变形、夸张的手法，也增强了色彩，却总有些缺陷。到底是什么呢？可说不上来。那幅《惊涛拍岸》，倒是得意之作：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海浪涌来，拍打在岩石上，击起银色的浪花，远方的巨轮正劈浪前进。这是一派多么气势磅礴的景象啊。

他这样喜滋滋地凝想了一会儿，便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踱到卧室，“吱呀”一声拉开三门柜的镜子，伸手取下丝绸花格领带系上。然后，又取下花呢西装套上，左看右瞧地端详起来：岁月如梭，一晃都三十了。

2 魂断香城

白净净的脸上，一对好看的眸子深情地瞧着自己，仿佛说，你呀你，还是那样俊气。鼻子，笔直的鼻子，似乎有些出汗了，他用手捏了捏，仿佛高了一点。他咧嘴笑笑，镜中的他也咧嘴笑笑。再瞧头发，有些长，舍不得去理。她，妻子蓓蓓已催过几次了，叫去剪一剪，机关里最忌这事。可他没时间，也懒得去一趟。坐在那会转动的椅上，怪难受的。最满意的还算两边的鬓发，圈儿圈儿地旋着，滚圆滚圆的。

折腾了一阵，冯强终于关了门，沿着Z型的楼梯一步步地走下去。楼下是青砖铺成的路面，蜿蜒地伸向办公的地方。路两边的桦树、杨树和李树纷纷抽出芬芳的嫩叶，梧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来了，都在欢乐地鸣叫。阳光和煦，苍蝇和蚊子在墙角嘤嘤嗡嗡地骚动。远处，青草到处生长，不仅在绿荫下，而且在石板缝里，一片翠绿，生机盎然。

冯强无暇顾及这些，他要赶去上班。大约走了五分钟光景，他已来到办公室的门口。正想进去，忽见一个个儿中等的姑娘姗姗地来到他的面前。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绛红色的皮茄克，背挎小黑坤包，长长的黑发一古脑儿甩向背后，一绺刘海也没搁，柳叶眉下的一双眼睛，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格外乌黑明亮。那不大不小的鼻子，恰如其分地按在那，使人会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欲言又止的嘴上长了许多肉色的茸茸细毛，把整张脸都连接起来，既润滑又妩媚。那微微煽动的酒靥，第一眼就使他想深深地吻她一下……

古人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冯强望着她，似曾相识，不禁叽咕道：是平时书看得太多，是书中美人儿的幻觉吧？是生活中缺少的，今天突然遇见了，一时的惆怅引起的心理作用吧？不得而知。她呢，见了面前这个大男人，便有些羞涩：低着头，想把整张脸藏起来。然而，却不能，怎么也不能。想掉头走开，好像又不忍，一对眸子紧紧地盯着自己的鞋儿。冯强见了并不问话，倒觉得这个姑娘这一瞬间真的实实在在可爱之极，就像出水的芙蓉，柔润润的、婷婷地站在他的面前，使他的这颗心仿佛也醉了，麻麻木木的身子一步也挪不开，真的连四周的空气也凝固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这样相持了一会，她终于抬起头来，眼皮儿往上一挑，瞥一眼冯强，目光静而温柔，还有点好奇。片刻，又莞尔一笑，酒靥便深深地陷下去，

两边竟一样地大，分不出哪高哪低，只是凹下去的一圈似乎黑了许多，脸色分外地红润起来，嘴也咧开了，露出一排整齐雪白的牙齿。唇上细细的缝，像是留了许多肌珠，就要滴下来。忽儿，嘴唇一抿，酒靥没了，鼻子却更直了，嘴也小了，真像电影演员方舒。

“先生，请教一下，行不？”她说话了，酒靥又陷下去，极其好看。

“哦”，冯强哼了一声，揉了揉眼，怪不好意思的。说实话，长这么大，胸罗万机的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一个姑娘呢。

她，可真行，用一只手捂着嘴，弯下腰，“咯、咯、咯”地笑起来，适意、欢愉、毫不顾忌，弄得冯强左不是，右也不是，禁不住也“扑哧”一声笑起来，脸也红了。

好一会，她才恢复平静，理理一丝凌乱的鬓发，问道：“听说，市总工会明天要组织教师去疗养，有吗？”

“哦，有这回事，到江心寺吧。这……这事不归我管。”

两人相隔很近，一惊一乍，仿佛那颗心也揣摩得到，热腾腾的。

“忘记介绍了，我是市电台的特约记者，诸葛洛娃，请多关照。……您有时间吗？我想采访一下？”随即，她递过来一张精致的名片。

冯强赶忙上前接过，介绍道：“我叫冯强……”

“我早认识您了，市总秘书、宣传部长。……请问您有时间吗？”她又极认真地问。

他抬起手腕，瞄了一下，不好，竟过点了！他想说“我没有时间，我要赶去开会。”但是，他没说，他终于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倘若他今天遇到其他人，他不会这样与她说话。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有些麻木了，那脚就是移不开，心里还巴望时间老人多施舍点呢。

“哦，太好了，谢谢！”她说，便伸出了右手。

他盯着这双手，突然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痴痴地怔住了：秀窄修长，丰润白晰，甲尖柔润圆滑而带珠泽。尤其使他惊骇不已的是她手上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是那种感情非常充沛的人的激情。也许她把感情一齐驱上手指，以免留在体内胀裂了心胸？他一意识到这，立即伸出右手，轻轻地与她握起来。顿时，像两个猛兽被一颗炮弹同时击中似的，表现出的是无限的希冀、欢愉和期待，是受了电击，是全身的颤抖。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竟轻轻儿捏起这只充满幻想的手来。然而，它却悄悄地滑走了……轻轻的滚烫的有些湿润润的。他茫然地站

4 魂断香城

着，始终盯着这只具有无限魅力的手。

“冯老师，您觉得组织教师去疗养，这意味着什么？”诸葛洛娃终于闪动着漂亮的眸子，亲切地问。

“哦，不用客气，你叫我冯强好了。”一谈到正题，他就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尽管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感情，尽管他还没有极深的心思，尽管他是过来人，却仍然心荡神迷，目难旁移了。正像她此时也盯着他一样。从他们相见的第一眼开始，办公室门前的一切就显得朦胧黯淡，模糊不清了。

“这还用问呵，让全社会都尊重教师呗！”

“什么时候动身？一共有多少人？”

“哦，大约六十多人吧，明早就动身……”

“准确数字呢？”她从黑坤包里掏出本子和笔，想写点什么。

“准确数字？这还不准确呀？”他想，她真精明呀，就连自己这个A报特约记者都要甘拜下风了。他突然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不仅是极有雕塑意味，似有满腔激情从体内涌进散发、光艳照人的，而且是个极注意细节、严谨的女子。

他一意识到这里，便随意说到：“咳，写这则消息，那不简单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背景，一句话即导语，再写组织教师疗养的意义，活动的内容，以及达到的目的，不就行了？”

她听后由衷地笑了，用手拧紧笔，并将笔和本子放进包里。

瞧着她，他懂得那意思。

好一会，她才留意观赏起风景：那边离办公室五六百公尺的地方，海滩上阳光如泻，沙暖层叠，一望无垠，越望越使人目眩心荡。近处，那花坛中间微波荡漾的水面下的粒粒圆石，闪闪发白，向他们放出光辉；那些花，五颜六色，应有尽有，正向它们最喜欢的人微笑呢！

他抬手看看表，天哪，都超过半个钟点了！然而，他的这颗心已被面前的磁石吸引住了。他望着她，神情非常地激动。她呢，两眼润湿闪亮，想再问点什么，想要走近他，再与他拉拉手，可是，最后她只扬扬手，转身走了。

冯强怔怔地站着、瞧着，怅然失望。

二

这是一栋被接管的资本家别墅，经过上百年风雨的淋晒，原来的门窗糟朽了，砖石却也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三栋瓦房。这房飞檐倾塌，檐瓦也脱落了。然而，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据说，当年有位资本家已年过古稀，却养了个如花似玉的小老婆，那小老婆为了给这老头生个孩子，以继承香火和家业，爬山涉水，迢迢千里来到了这佛门之地，求救于观音菩萨。佛力加被，这娇娘正好被一位大和尚撞上，占了便宜，结果怀上了，真的生了个儿子。女人感激上苍，也感激这和尚，当然也留恋着旧日的情分 and 这里的名山大川，就劝老头在此建了一座别墅。其用意：一是可年年到此烧香拜佛；二是在空暇之时，可到此避暑，很有裨益。老头儿别处倒吝啬，这回却破了例。于是，破土动工，盖起了这座拥有前、中、后三厅中西结合的别墅。……这以后，那位娇娘与大和尚如何偷情，老头如何奈何不得等等情节，不言而喻。

鸟飞兔走，光阴似箭。解放后，这里先被解放军接管使用。1954年成立了市总工会，又换了主。不过，时过境迁，原来的旧房子已整茸一新，马路也变成水泥的了。

冯强到了会议室，虽然迟到了，却还是第一。他踱到一张沙发前，坐了下来，接着又伸了伸腰，这才细心观察起室内的景致：那张长方形的桌上铺了一条画着许多苹果的桌布，一个个脆生生的，看着让人淌口水儿。桌上放了十来只印有“清香四溢”的茶杯，还有五只热水瓶。沙发是杭州沙发厂特意制造的，扶手和座垫都比一般的沙发要宽，弹簧似乎也软些。每每人们听着那些空头的说教，就会仗仗沙发的弹性，爬上瞌睡虫儿。冯强站起来，从桌上拿过一只杯，从热水瓶里倒上一些开水，晃了晃，“啪”地倒进门边的痰盂里，然后从茶叶筒里抓了一撮茶叶，给自己泡了一杯龙井，重回到座位。他跷起二郎腿，一边品茶，一边观赏起对面墙上的那幅《山村冬景》：

皑皑白雪，铺天盖地，一望无垠，树枝变得臃肿了，房屋像盖上一条大白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远处高大无比的烟囱正冒着黑烟。只是那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还放着一些蓝深深、青幽幽的光，与大地形成了

6 魂断香城

鲜明的对照。

他笑了笑，呷一口茶，又将目光移向那幅《华山西峰》。那峰像一条巨大鲨鱼的脊背，笔直地伸向远处，没完没了。一边依稀可见那耸立于峰峦的小屋，树木簇拥着它，生怕它会滚下山坡摔个粉碎似的；一边像被利剑削成的，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偌大的云海裹着它的躯体，像是拥抱着自己的情人，痴痴的、难舍难分……那白云之上有一块黑体，像腾云驾雾的雷神，正急急地赶去执行什么任务呢！他禁不住自己问自己，先前的那幅，倘若在银白的世界里，画上一对小鸟，展翅飞向东边，多有诗情画意呀。这幅《华山西峰》，倘若换成夜景，一轮明月之下，那云蒸霞蔚的壮观，又该多美妙！

想到这，他叹了一口气，心里嘀咕：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吧。冯强啊，冯强，你这是画的什么哟？当时你为什么没感受到呢？迟了，迟了！……他觉得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以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精细的缘故，一方面，由于能力有限，实在力不从心就画成这样。另一方面，他尽力想使那色彩的处理、强弱对比，都达到和谐，追求朦胧的美，想探求一点诗和音乐的情趣。然而，没画出来。现在想想，真是不愉快。

四年前，他大学毕业时，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天才，以至把艺术创作当作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任何活动，现在证实自己无权妄自尊大……

这时，幸福来慢慢地踱进门来。他是一个体格魁伟、肠肥脑满，留着花白络腮胡子快到退休年龄的汉子，模样和善，麻脸通红，猜测那显然是刚喝过酒。的确如此，在早上喝一小杯红葡萄酒，在他看来那是最佳食物来源。这人处世非常谨慎，凡事小心翼翼。他见冯强先于他前，便点点头，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都快九点了，这个会还开不起来？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正常现象嘛。”冯强看了看他那硕大的身躯已经压得沙发“吱吱”地喘不过气来，就应了他一句。

“你看头头儿，都还没有来呢？”

“你一说曹操，曹操不就到了。”冯强努努嘴，只见孟学胜耸耸肩膀，脸色阴沉沉地走进来。

“怎么嘛？叶敏南又没有来？”孟学胜一进门，就不高兴地问。

“还没有来呢！”幸福来说完，掏出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也真无计可施，他怎么不害臊嘛？”孟学胜有些生气地坐到首长位置，伸手到口袋里摸香烟。他一米六五光景，瓜子脸，平时总笑哈哈的，只是心里不高兴时，他的脸才拉长了。他是搞教育的，中专毕业，原来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校长，由于现代化建设的车轮加速了运转，他眼看自己仅有中专文凭，毕竟难以继续胜任，便主动请求调离工作。不曾想，乾旋地转，时来运到，却让他捞到了肥缺，登上了市总工会主席的宝座。此人过去思想一直顽固守旧，抱残守缺。但来到市总工会后，蛮有些改革的样子。

今天，他不高兴，兴许是早晨刚同妻子吵过架，因为他妻子常常等不到发工资就把生活费用光了，两人常常闹点小摩擦。

“喂，小冯，去叫叶敏南来，他是怎么搞的嘛！”

看着近于发火的孟学胜，冯强快步出了会议室。

叶敏南嘴上叼着一支香烟迎面走来。他嘴角有点歪，烟却“丝丝”地吸，极少吐出来。那烟衔在他的嘴上怎么也掉不下来，即使与人说话，烟蒂也不会湿，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它粘住似的。他这样走路吸，开会吸，睡在床上也吸，脸也灰了，咳嗽更厉害了。他边走边若有所思地瞧着地上，一只手捂着鼻子，想打个呵欠，可就是打不出来，看上去是那么纤薄、脆弱而又楚楚可怜。

紫藤架上，嫩绿的牙儿探着头，想好好地瞧瞧这个世界。

“喂，老叶，大家都在等你呢！”

“哦，等我？”叶敏南瞥一眼迎面而来的冯强，脸上愈发灰了，“不才九点吗？”

“不才九点吗？迟到了还强词夺理！”

“不是还有两人没来吗？”

怪啦，一语中的，这话倒被叶敏南说中了。王伟东昨天到镇工会办事处筹备“三·八”慰问的事了，离城六十多里呢。洪建秀半休在家，近来又常常闹病，据说什么病都有点儿。

又来了几位部长级的骨干，会议总算开始了。

今天会议的议题是市工人文化宫的承包问题，当然是棘手问题。

孟学胜念了几个有关会议主题的文件。他照本宣科，念得太快，吐